

目 次

一八九二年

恐惧 我的朋友的故事 / 3

一八九三年

匿名氏故事 / 19

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 / 101

一八九四年

黑修士 / 117

女人的王国 / 152

洛希尔的提琴 / 195

大学生 / 206

文学教师 / 210

在庄园里 / 236

花匠头目的故事 / 245

一八九五年

三年 / 253

太太 / 347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 354

白额头 / 368

凶杀 / 374

阿莉阿德娜 / 404

带阁楼的房子 画家的故事 / 431

题解 / 450

太太

“我请求过您不要收拾我的桌子，”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说。“您收拾过后，就什么东西都休想找得着。那张电报在哪儿呢？您把它扔到哪儿去了？麻烦您找一找。电报是从喀山打来的，写着昨天的日子。”

使女脸色苍白，长得很瘦，带着淡漠的脸容，在桌子底下字纸篓里找到几张电报，默默地把它们递给医生，可是那些都是本城的电报，由病人打来的。随后他们会到客室去找，又到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房间里去找。

这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了。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知道他妻子一时不会回家，至少要到早晨五点钟左右才回来。他不相信她，每逢她很久不回来，他总是睡不着，苦恼，同时看不起他的妻子，看不起她的床，看不起那面镜子，看不起她那精美的糖果盒，看不起每天总有人送给她并且弄得整个房子里弥漫着花店的浓香的那些铃兰和风信子。在这样的夜晚，他总是变得小气，任性，吹毛求疵，现在他就十分需要昨天他弟弟打来的电报，其实这个电报除了庆贺节日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在他妻子的房间里，他在桌子上一个信笺盒下面找到一份电报，匆匆看了一眼。电报是由一个署名米谢尔^①的人从蒙特卡洛打给他的岳母，要她转给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那电文医生一个字也看不懂，因为用的是外国文字，大概是英文吧。

“这个米谢尔是谁？为什么从蒙特卡洛打电报来？为什么打给我的岳母？”

他在七年来的婚姻生活当中已经习惯于怀疑，猜测，抓住罪证。他不止一次地想到，由于这种家庭里的训练，他现在可以做一名出色的暗探了。他走到书房里，开始思考，立刻想起一年半以前他跟妻子一块儿到彼得堡，跟现在担任交通局工程师的中学同学一块儿在久勃饭店里吃早饭，这位工程师给他和他妻子介绍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名字叫米哈依尔·伊凡内奇，姓很短，而且有点怪：利斯^①。过了两个月，医生在他妻子的照片簿上看见这个年轻人的照片，照片上有法文的题词：“纪念现在，希望将来；”后来他有两次在他岳母家里见到他本人。……这正好发生在那样一段时期：他妻子开始常常出门，要到早晨四五点钟才回到家里，老是要求他替她办理出国护照，可是他回绝她，于是他们家便整日里发生很厉害的口角，弄得他见到仆人都觉得难为情。

半年前医生的同事诊断他得了肺病，劝他丢开一切，到克里米亚去。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听到这个消息，装出很惊恐的样子。她开始跟丈夫亲热，反复说明克里米亚又冷又乏味，最好到尼斯^②去，又说她要一块儿去，在那儿照料他，看护他，爱抚他。……

现在他才明白他妻子为什么单单想到尼斯去，原来她的米谢尔就住在蒙特卡洛。

他拿过英俄字典来，翻译电文里的词，揣测那些词的含义，渐渐凑成这样的句子：“为我亲爱的情人的健康干杯，一千次吻她的小脚。急盼来临。”他暗自想象，假如他同意跟他妻子一块儿到尼斯去，他就会扮演一种多么滑稽而可怜的角色。他气得差点哭出来，十分激动地在各个房间里

① 米谢尔，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的米哈依尔。

② “利斯”的俄文原文为 РИС，是“大米”的意思。

③ 法国滨海的一个疗养地。

走来走去。他的自尊心，他的平民的反感，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他憎恶得握紧拳头，皱起眉头，问他自己：他，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一个受过宗教学校教育的学生，一个直心肠的、粗鲁的、以外科医生为业的人，怎么会甘愿当这个软弱的、无聊的、出卖灵魂的、下流的人的奴隶，那么丢脸地受这个人的辖制？

“小脚！”他揉皱那张电报，嘟哝说。“小脚！”

自从他爱上她，向她求婚，随后跟她共同生活七年以来，在他的回忆里留下的就只有一头香喷喷的长发，一团柔软的花边，一双确实很小很美的脚。直到现在，他的手上和脸上似乎还保留着从旧日的拥抱中留下的丝绸和花边的感觉，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要是不算上发痒症、尖叫、责难、威胁、老脸皮的和负心的谎话，那就真的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他记起从前在乡下他父亲的家里，往往会有一只鸟无意中从院子里飞进屋里来，开始猛烈地撞击玻璃，打翻各种物件，如今这个女人也是从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圈子里飞进他的生活，把他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他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像在地狱里那样度过，幸福的希望破灭了，受到了嘲弄，他的健康丧失了，他的各个房间里满是庸俗的、妓院般的摆设。他每年挣一万卢布，却无论如何也抽不出哪怕十个卢布来汇给他的身为教士妻子的母亲，而且已经欠下一万五千卢布的债务，立了借据。看来，即使他家里住上一伙强盗，他的生活也不致像目前这样，因为有了这个女人而变得这么令人绝望，这么不可救药地残破。

他咳嗽起来，不住地喘气。应该躺到床上去，暖和一下才对，可是他做不到，仍旧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挨着桌子坐下，拿起一管铅笔烦躁地在纸上画着，信手写道：

“试笔。……小脚。……”

将近五点钟，他浑身衰弱，把一切罪责都加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了。这时候他觉得，假如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嫁给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能

够对她产生良好的影响，那么，谁知道呢，说不定最后她会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女人；而他呢，却摸不透别人的心理，不懂得女人的心，况且他又不招人喜欢，粗鲁。……

“我的寿命已经不长了，”他想，“我是个死人了，不应该妨碍活人。现在，实际上，再坚持我的某些权利，未免古怪而愚蠢。我索性跟她说穿，让她到她心爱的人那儿去好了。……我跟她离婚吧，由我来承担罪名就是。”

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终于回来了，照她原来的打扮，穿着白斗篷，戴着帽子，穿着套鞋，走进他的书房里来，往圈椅上一坐。

“那个讨厌的胖孩子，”她说，呼呼地喘气，哭出来了。“简直不老实，真可恶，”她说，跺一下脚。“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什么事啊？”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问，朝她走去。

“刚才大学生阿扎尔别科夫送我回家，把我的手提包弄丢了，手提包里有十五个卢布呢。这钱是我在我妈那儿拿的。”

她哭得挺伤心，像个小姑娘一样，不但她的手绢，就连她的手套也给泪水沾湿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医生叹道。“丢了就丢了，别去管它了。你安静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又不是财主，能够这么不在乎钱。他说他会还我钱，可是不相信，他穷。……”

她的丈夫请求她安静下来，听他讲话，可是她不住地说那个大学生，说她丢掉的那十五个卢布。

“哎，明天我给你二十五个卢布就是，只求你别再说了，劳驾！”他生气地说。

“我得换掉衣服啊！”她哭着说。“要是我穿着皮大衣，我就不能严肃地讲话！你也真是古怪！”

他帮她脱掉皮大衣和套鞋，同时闻到白葡萄酒的气味，她吃牡蛎的时候总爱喝这种酒(尽管她生得娇小，却吃得很多，喝得也不少)。她到她的房间去了，过不多久就走回来，已经换好衣服，扑了粉，眼睛上带着泪痕，坐下来，整个身子裹在她那件单薄的、镶着花边的、宽大的长外衣里。在一大堆粉红色的波纹当中，她丈夫只看得见她蓬松的头发和穿着拖鞋的小脚。

“你想谈什么呢？”她问，在圈椅上摇晃着身子。

“喏，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医生把电报递给她，说。

她看完电报，耸了耸肩膀。

“这有什么呢？”她说，身子摇晃得更厉害了。“这是普通的新年贺电，没有别的意思。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

“你料着我看不懂英文。不错，我不懂英文，可是我有字典。这是利斯打来的电报，他为他的情人的健康干杯，吻你一千次。可是，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吧……”医生匆匆地接着说。“我根本不打算责备你，或者吵一架。吵架也好，责备也好，都闹得够了，现在也该结束了。……我想对你说的是这个：你现在自由了，你想怎么生活就可以怎么生活了。”

他们沉默了一忽儿。她轻声哭起来。

“我让你此后不必再做假和说谎了，”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接着说。“要是你爱这个年轻人，你自管去爱，要是你想到国外去找他，你也自管去找。你年轻，健康，我呢，已经成了残废人，活不长了。一句话……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心情激动，讲不下去了。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哭着，用一种自己怜惜自己的口气承认她爱利斯，常跟他一块儿坐车出城去兜风，常到他的旅馆房间去，她目前也确实很想到国外去。

“你看，我什么也没有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整个灵魂都敞开了。我再一次要求你，请你宽宏大量，给我办个护照！”

“我再说一遍：你现在自由了。”

她换了个位子，坐得离他近一点，好看清他脸上的神情。她不信他的话，现在想弄明白他暗藏在心里的想法。她从没相信过任何人，不管别人的意图多么高尚，她总是怀疑其中含着什么卑鄙恶劣的动机和利己主义的目的。她用探索的目光端详着他的脸，他觉得她的眼睛似乎像猫眼睛那样闪着绿色的亮光。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护照呢？”她轻声问道。

他忽然想说一声“办不到”，可是他忍住了，说：

“随你规定好了。”

“我只去一个月。”

“你到利斯那儿去，可以从此不回来。我会跟你离婚，而且由我承担罪名，那么利斯就能跟你结婚了。”

“可是我根本打算离婚！”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很快地说，做出惊讶的脸容。“我并没有要求跟你离婚！给我护照，别的什么也不要。”

“可是你为什么不打算离婚呢？”医生问，开始生气了。“你是个奇怪的女人。你多么奇怪啊！要是你真正迷恋他，而他也爱你，那么，在你们这种情况下，最好就结婚。难道你还要在结婚和私通中间有所选择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从他面前走开，她的脸现出恶狠狠的报复神情。“我非常了解您。您讨厌我了，您纯粹是想甩掉我，才硬要我离婚。多谢多谢，我可不是您想象的那种傻瓜。离婚我可不干，我不离开您，不离开，不离开！第一，我不愿意失掉我的社会地位，”她很快地说下去，仿佛生怕人家不容她多说似的。“第二，我已经二十七岁，利斯却只有二十三岁；过上一年他就会嫌弃我，丢开我。第三，不瞒您说，我也不敢担保我这种迷恋能够维持很久。……就是这么回事！我决不离开您。”

“那我就把你从家里赶出去！”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顿着脚，叫

道。“我把你赶出去，下流的贱女人！”

“那就走着瞧吧！”她说，走出去了。

外面，天已经大亮，可是医生一直坐在桌子边，拿着铅笔在纸上划来划去，信手写道：

“先生。……小脚。……”

要不然，他就走来走去，在会客室里那张七年以前，他们婚后不久拍的照片前面站住，看上很久。那是一张全家合照，有他的岳父、岳母和他的妻子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那时候她二十岁，还有他自己，当时是个年轻、幸福的丈夫。他的岳父胡子刮光，身体肥胖，是个害水肿病的三等文官，狡猾，贪财。他的岳母是个胖女人，脸孔显得又小又凶，像是黄鼠狼，她发疯般地爱自己的女儿，处处帮她的忙，哪怕她女儿要勒死人，这个母亲也不会说她一句话，反而会撩起自己的衣裾来把女儿遮住。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脸也是又小又凶，然而她的凶相比她母亲更露骨，更明显，她已经不是黄鼠狼，而是大得多的猛兽！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呢，在这张照片上却显得是个老实人，一个善良、质朴的青年。在他的脸上绽开宗教学校学生的温和笑容。命运无意间把他推到那群豺狼中去，他却天真地相信，她会给他诗情，给他幸福，以及从前他在大学里唱着“不恋爱就无异于断送青春”那首歌的时候所梦想的一切。……

他又大惑不解地问自己：他，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一个受过宗教学校教育的学生，一个质朴的、粗鲁的、直心眼的人，怎么会那么软弱无力地落在这个渺小的、虚伪的、庸俗的、浅薄的、在天性方面跟他迥然不同的人的手里？

十点多钟，他穿上外衣，要到医院去了，这时候使女走进书房来。

“您有什么事？”他问。

“太太起床了，她请求您把昨天您答应给她的二十五个卢布拿给她。”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

婚礼以后，就连清淡的凉菜也没有。新婚夫妇各自喝下一杯酒，就换上衣服，坐马车到火车站去了。他们没有举行欢乐的结婚舞会和晚宴，没有安排音乐和跳舞，却到二百俄里以外去参拜圣地。许多人都赞成这个办法，说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已经身居要职，而且年纪已不轻，热闹的婚礼或许显得不大相宜了。再者，一个五十二岁的官吏跟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结婚，音乐就叫人听着乏味。大家还说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之所以想出到修道院去旅行一趟是因为特意要让年轻的妻子知道：就连在婚姻中，他也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

人们纷纷到车站去给这对新婚夫妇送行。一群亲戚和同事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酒杯，专等火车一开就嚷叫“乌拉”，新娘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头戴一顶高礼帽，穿着教员制服，已经喝醉，脸色很苍白，不住地端着酒杯向窗子那边探过身去，恳求地说：

“安纽达^①！阿尼雅^②！阿尼雅，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阿尼雅从窗口低下头来凑近他，他就对她小声说话，一股酒臭气熏着她，喷向她的耳朵，结果她什么也没听明白。他在她脸上、胸上、手上画十字；同时他的呼吸发颤，眼睛里闪着泪光。阿尼雅的兄弟，那两个中学

生，彼嘉和安德留沙，在他背后拉他的制服，局促不安地对他耳语说：

“爸爸，得了。……爸爸，别说了。……”

火车开了，阿尼雅看见她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脚步踉跄，杯子里的酒也洒了，他的脸容多么可怜、善良、惭愧啊。

“乌——拉！”他嚷道。

现在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瞧一下车室，把东西放到架子上，然后微笑着，在年轻的妻子对面坐下。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官吏，长得相当丰满，挺胖，保养得很好，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却没留上髭。他那剃得光光、轮廓分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肥脸颊。他风度尊严，动作从容，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来了，”他微笑着说，“五年前柯索罗托夫接受二等圣安娜勋章，去向大人道谢的时候，大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脖子上。’这得说明一下。当时柯索罗托夫的太太，一个爱吵架的轻佻女人，刚刚回到他身边来，她的名字就叫安娜。我希望我接受二等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没有理由对我说这种话。”

他那双小眼睛含着笑意。她也微笑，可是一想到这个人随时会用他那潮湿的厚嘴唇吻她，而且她没有权利拒绝，就觉得心慌。他那胖身子只要微微一动，就会吓她一跳，她觉得又可怕又恶心。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上衣和坎肩，穿上长袍。

“这样就舒服一点了，”他在阿尼雅身旁坐下来。

她想起举行婚礼的时候多么痛苦，那时候她觉得不管神甫也好，来宾

①② 安娜的爱称。

也好，总之教堂里所有的人，都用忧郁的目光瞧着她，暗自思忖：这么一个可爱、漂亮的姑娘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嫁给这么一个没有趣味、上了岁数的人呢？就在今天早晨，她还因为一切布置得很好而高兴，可是后来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现在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时候，她却觉得做错了事，上了当，荒唐可笑了。现在她跟一个阔人结了婚，可是她仍旧没有钱，她的结婚礼服是赊账缝制的。今天她父亲和弟弟来给她送行，她从他们的脸容看得出来，他们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今天他们有晚饭吃吗？明天呢？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眼下她不在家，她父亲和那两个男孩坐在家里正在挨饿，就跟母亲下葬后第一天傍晚那样感到凄凉。

“啊，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那么不幸啊？”

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是个庄重的、不惯于跟女人打交道的人，他挺别扭地搂一搂她的腰，拍一拍她的肩膀；而她却想着钱，想着母亲，想着母亲的死。她母亲去世以后，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一个中学里的图画和习字教员，喝上了酒，紧接着家里就穷了。男孩们没有皮靴和套鞋穿，她父亲给告到民事法官那儿，有个法警跑来查抄家具……多么丢脸啊！阿尼雅只得照料喝醉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上市场。遇到有人称赞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她就觉得全世界都在瞧她那便宜的帽子和靴子上用墨水染过的窟窿。每到夜里她就哭，心里充满不安的、摆脱不掉的思想，老是担心她父亲很快就会因为他的嗜好而被学校辞退，那他会受不了，于是也跟母亲一样死掉。后来，他们认识的太太们出头张罗，替阿尼雅找个好男人。不久她们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他既不年轻，也不好看，可是有钱。他在银行里大约有十万存款，还有一个租赁出去的祖传田庄。这个人循规蹈矩，很得上司的赏识。人家对阿尼雅说，要他请求大人写封信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以免彼得·列昂契奇被辞掉，那在他是毫不费力的事。……

她正在回想这些事，却忽然听见音乐声飘进窗口来，搀杂着嗡嗡的说

话声。原来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住了。在月台后面的人群中间，有一架手风琴和一把声音刺耳的廉价提琴正奏得热闹，军乐队的声音从高高的桦树和白杨后面，从浸沉在月光中的别墅那边传来。别墅里想必在举行舞会。城里人遇到好天气，总要到这儿来透透新鲜空气，如今他们正和别墅的住客们在月台上走来走去。这当中有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他是个富翁，是所有的消夏别墅的房东，姓阿尔狄诺夫。他生着一双暴眼，脸长得像亚美尼亚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穿一件衬衫，胸前没系扣子，脚上穿一双带马刺的高统靴，一件黑斗篷从肩膀上搭拉下来，像长后襟似的一直拖到地面上。两条猎狗跟在他身后，用尖鼻子嗅着地面。

眼泪仍旧在阿尼雅的眼睛里闪光，可是她现在不再回想她母亲，不再想到钱，不再想到她的婚姻了。她跟她认得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欢畅地笑着，很快地说：

“你们好！你们生活得怎么样？”

她走出去，站在两个车厢中间的小平台上，让月光照着她，好让大家都看见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着帽子。

“为什么我们的火车在这儿停下来？”她问。

“这儿是会让站，”别人回答她说，“他们在等邮车开来。”

她发现阿尔狄诺夫在看她，就卖弄风情地眯细眼睛，大声讲法国话。于是，因为她自己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她听见了音乐，因为月亮映在水池上，又因为阿尔狄诺夫，那出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的宠儿，那么热切而好奇地瞧着她，还因为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她忽然觉得快活起来。等到火车开动，她所认识的军官们向她行军礼告别，她就索性哼起从树林后面的军乐队那边传来的波尔卡舞曲了。她一面走回车室，一面觉得方才在那小车站上好像已经得到保证：不管怎样，她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盘桓了两天，然后回到城里。他们住在公家的房子里。每逢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出去办公，阿尼雅就弹钢琴，或

者郁闷得哭一阵，再不然就在一张躺椅上躺下来，看小说，或者翻时装杂志。用午饭的时候，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吃得很多，谈政治，谈任命、调职、奖励，谈到人必须辛苦地工作，家庭生活不是取乐，而是尽责，还说，每个戈比都节省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又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重要。他手里捏紧一把餐刀，像拿着一把剑似的，说：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

阿尼雅听着他讲话，心里害怕，吃不下去，通常总是饿着肚子从桌旁站起来。饭后她丈夫睡午觉，鼾声很响，她就出门去看她家里的人。她父亲和弟弟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瞧她，仿佛刚才在她进门以前，他们正在指摘她不该为钱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枯燥无味的男子似的。她的窸窣作响的衣服、她的镯子、她周身上下那种太太气派，使他们觉得拘束，侮辱了他们。他们在她面前有点窘，不知道该跟她谈什么好，不过他们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她，吃饭的时候她不在，还会觉得不习惯。她坐下来跟他们一块儿喝白菜汤，喝粥，吃那种有蜡烛气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彼得·列昂契奇用发抖的手拿起小酒瓶，斟满一杯酒，带着贪馋而憎恶的神情匆匆喝干，然后喝第二杯，第三杯。……彼嘉和安德留沙，那两个眼睛很大、脸色苍白的消瘦的男孩，夺过小酒瓶来，着急地说：

“喝不得了，爸爸……够了，爸爸……”

阿尼雅也不安，央求他别再喝了。他却忽然冒火，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准人家管我！”他嚷着。“顽皮的男孩！淘气的姑娘！我要把你们统统赶出去！”

不过他的声音流露出软弱和忠厚，谁也不怕他。饭后他总是仔细地把自已打扮一番。他脸色苍白，下巴上因为刮胡子不小心而留下一个口子。他伸长瘦脖子，在镜子前面足足站上半个钟头，着意修饰，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捻黑唇髭，周身洒上香水，把领带打成花结，然后戴上手套和高礼

帽，出门去教家馆了。如果那是假日，他就待在家里绘画或者弹小风琴，那架琴就嘶嘶地响，咕咕地叫。他极力想弹出匀称、和谐的声音，边弹边唱；要不然，就向男孩子们发脾气：

“可恶的东西！坏蛋！你们把这乐器弄坏了！”

每到傍晚，阿尼雅的丈夫就跟那些同住在公家房子里的同事们打牌。在打牌的时候，那些官员的太太也聚到一起来，她们都是些长相难看、装束不雅、跟厨娘一样粗俗的女人。于是种种诽谤的话就在这房子里传开了，那些话跟这些太太本身一样的丑恶和粗俗。有时候，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带着阿尼雅到剧院去。在幕间休息时，他从不放她离开身边一步，挽住她的胳膊走过走廊和休息室。每逢他跟什么人打过招呼，就立刻小声对阿尼雅说：“他是五等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说，“这人家道殷实……有房产。……”他们走过小吃部的时候，阿尼雅很想吃点甜食，她喜欢吃巧克力糖和苹果糕，可是她没有钱，又不好意思向丈夫要。他呢，拿起一个梨，用手指头揉搓一阵，犹豫不定地问：

“多少钱一个？”

“二十五戈比！”

“好家伙！”他说着，把那只梨放回原处。不过，不买东西走出小吃部又不像话，他就要了瓶矿泉水，自己把一瓶全喝光，眼泪都涌到他眼睛里来了。在这种时候，阿尼雅总是憎恨他。

有时候，他忽然满脸涨得通红，很快地对她说：

“向那位老太太鞠躬！”

“可是不认识她。”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长的太太！我说，你倒是鞠躬啊！”他固执地埋怨道。“你的脑袋又不会掉下来。”

阿尼雅就鞠躬，她的脑袋也果然没有掉下来，可是这使她难过。她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做，同时她又恼恨自己，因为他把她当作最傻的傻瓜那

样欺骗她。她原是只为了钱才跟他结婚的，不料现在她比婚前更缺钱。早先，她父亲至少有时候还给她一枚二十戈比银币，可是现在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偷偷拿钱，或者向他要钱，她都办不到。她怕她丈夫，她在他面前发抖。她觉得她灵魂里仿佛早就存在对这个人的畏惧似的。从前她小时候总是觉得中学校长是世界上顶威严可怕的一种力量，好比乌云似的压下来，或者像火车头似的开过来，要把她压死似的，另一个同样的力量是那位大官，这是全家常常谈起，而且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人。此外还有十个别的力量，不过没那么可怕，其中有一个是中学教师，他上髭刮得光光的，严厉，无情。现在，最后来了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他连相貌都长得像校长。在阿尼雅的形象中，所有这些力量合成一个力量，如同一只可怕的大白熊，威逼着像她父亲那样的弱者和罪人。她不敢说顶撞的话，勉强陪着笑脸，每逢受到粗鲁的爱抚，被那种使她心惊胆战的搂抱所玷污，还要装出快乐的神情。

只有一回，彼得·列昂契奇为了要还一笔很讨厌的债，大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可是那是多么受罪啊！

“好吧，我给您这笔钱，”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想了想，说。

“可是我警告您，往后您要是不戒酒，我就再也不帮您忙了。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人养成这样的嗜好是可耻的。我不能不向您提起人人知道的事实：许多有才干的人都是被这种嗜好毁掉的，然而他们一戒掉酒，也许能逐渐成为头面人物。”

随后是一长串复合句：“为此……”，“由于这种情况……”，“鉴于上述种种”，可怜的彼得·列昂契奇受了侮辱而十分苦恼，反而更想喝酒了。

男孩们总是穿着破靴子和破裤子来看望阿尼雅，他们也得听取他的教训。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对他们说。

他不给他们钱。可是，他给阿尼雅买戒指、镯子、胸针，说是这些东西到了急难的日子自有用处。他常常打开她锁着的五屉柜，查看一下那些东西还在不在。

二

这当儿，冬天来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很久，当地报纸就发布消息，说一年一度的冬季舞会“定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傍晚打完牌以后，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总是很兴奋，跟那些官太太们小声交谈，担心地打量着阿尼雅，随后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上很久，想心事。最后，一天晚上，夜深了，他在阿尼雅面前站定，说：

“你应当做一件跳舞衣服。听明白没有？只是请你跟玛丽雅·格利果列芙娜和娜达里雅·库兹明尼希娜商量一下。”

他给了她一百卢布。她收下钱，可是她在定做跳舞衣服的时候并没有找谁商量，只跟父亲提了一下。她极力揣摩她母亲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参加舞会。她那故去的母亲素来打扮得最时髦，老是为阿尼雅忙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洋娃娃一样，教会她说法国话，教会她出色地跳玛祖卡舞（她在婚前曾做过五年家庭女教师）。阿尼雅跟母亲一样会用旧衣服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用贵重首饰^①穿戴起来。她也跟母亲一样善于眯细眼睛，娇声娇气地说话，做出妩媚的姿态，必要的时候装得兴高采烈，或者做出忧伤的、叫人琢磨不透的神情。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神经质、经常打扮得很漂亮的习惯。

在动身去参加舞会的半个钟头以前，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没穿礼服，走进她的房间，为的是在她的穿衣镜前把勋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他

^① 原文为法语。